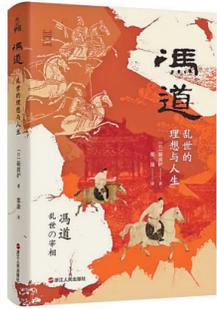


# “官场不倒翁”冯道，不需要《太平年》来“洗白”

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

## 郑淦：



## “忠于国”与“忠于君”的两难

“但知行好事，莫要问前程。”这句广为流传的箴言，出自何人之口？随着电视剧《太平年》的热播，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冯道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。

历仕五朝八姓十一帝，冯道的仕途履历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，被称为“官场不倒翁”。历代史家多苛责他“虽有小善，大节已亏”。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

浙江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日本京都学派代表学者砺波护(1937-2024)所著《冯道：乱世的理想与人生》(以下简称《冯道》)，这部写于1960年代的学术传记，是少有的冯道传记。通过此书，能更好地理解电视剧《太平年》，更能一窥冯道的人生轨迹，并理解他所处的时代。

近日，《冯道》一书的译者、现于京都大学攻读宋史博士的郑淦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——

羊城晚报：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太平年》将历仕五朝八姓十一帝的名臣冯道推到了当代公众的面前，史家是如何评价他的？

郑淦：《新五代史》作者欧阳修、《资治通鉴》作者司马光对冯道都持批判立场，以“忠君”为标准斥其“大节已亏”“为臣不忠”。进入宋代以后，政权统一，君权强化，司马光等人将“忠于君”与“忠于国”紧密结合，更加强调“忠君”。相较之下，《旧五代史》的成书时间距离五代最近，对冯道的评价相对温和，虽然批判他“不忠”，但同时也肯定他“道之字量，深得大臣之礼”。

明代李贽则结合五代乱世背景，提出不同见解，认为冯道践行孟子“重社稷轻君主”的理念，使“百姓卒免锋镝之苦”，这是从“忠于民”的角度来理解“忠于国”。在王朝更迭、战乱不断的五代十国，不光是冯道，大多数人对君主的忠诚度都非常有限。冯道恪守为官本分、心怀百姓，在每次易主换代之际保全自身的同时，也尽力让民众免于战乱之苦。

总体而言，在传统的“忠臣不事二君”礼教观念下，对冯道的批判长期占据主导地位，直至近几十年才开始出现转变。当代学者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，更能理解冯道的难处，对其处世态度也有了更多肯定。

羊城晚报：在乱世，冯道为何能以文官之身屡屡被新朝廷揽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官场不倒翁”？

郑淦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处世态度和理念。冯道强调“事当务实”“与物无竞”，他的博闻强识及与世无争的性格在乱世中难能可贵。正因唐明宗看中他的这一点，他才首度拜相。当冯道在相位越坐越久之，他便成了每位天子都想争取的代表人物，仿佛只有获得他的认可才算坐稳帝位。五代虽是武将出人头地的时代，但国家仍需文臣稳定内政、处理民生。冯道长期身居相位，是文臣领袖，新天子获得他的认可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获得文臣的认可。

羊城晚报：冯道在《长乐老自叙》中自称“忠于国”而非“忠于君”。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，他如何理解儒家的“忠”？

郑淦：我认为，冯道的君臣观在当时并不独特，是乱世中绝大多数人的选择。五代的王朝本身就不稳定，天子易位很常见，不少君主出身行伍，作为皇帝也谈不上多么出色、多么值得拥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忠于君”是否还有必要？还有意义？

这是乱世的生存之道，并且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。更多的批判来自后代，后代人往往因没有设身处地体会乱世的无奈，没有亲历过动荡乱世，才言之凿凿对他们提出批判。

## 编剧为冯道增添了 不少“高光时刻”

羊城晚报：同时代有人称冯道是“承平之良相，艰难之际譬如禅僧飞鹰”，您是否赞同这一评价？

郑淦：在五代那样的乱世，其实冯道能做的很有限，遇到如后唐明宗那样相对贤明的君主，他能够与之讨论民生，尽力为百姓谋取福利，但绝大多数时候，五代的君主自身统治尚且不稳，很难有心思关注民生。冯道能做的，只能是完成分内之事，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。例如，他曾在后晋高祖石敬瑭即位后奉命出使契丹，通过外交斡旋尽力维持国家稳定；后晋灭亡之际，他又努力阻止耶律德光对中原百姓的滥杀，沿途拯救被契丹俘虏的士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冯道还曾历时二十一年主持刊刻《九经》。身处乱世，朝不保夕，连温饱都成问题，冯道能坚持数十年、跨越数个朝代，始终致力于儒学经典印版的刊刻、为民众提供正确的文本，这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，也为当时儒家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羊城晚报：那么您如何评价电视剧《太平年》对冯道的形象塑造？

郑淦：我觉得这部剧还是拍得很好的，编剧为冯道增添了不少高光时刻。尽管剧中对冯道的刻画有相当多的杜撰成分，但整体是符合史书记载的，他的性格底色、为人处世并没有改变。

羊城晚报：《太平年》中塑造的冯道形象总是忧心忡忡、眉头紧锁、神色内敛，这与砺波护笔下“乐观幽默”的冯道形象是否不同？

郑淦：我觉得电视剧里董勇饰演的内敛稳重的冯道，反而更符合史书中的冯道形象。砺波护虽然提到冯道的性格里有幽默的一面，但这并不是大多数时候的冯道。从史书来看，冯道还是比较寡言少语的，他生于乱世，出仕时

已是中年，后来又一直身居相位，这样的人又怎么会很欢悦呢？大多数时间肯定还是稳重的。至于忧心忡忡、眉头紧锁，这一点倒不太好说。史书中的冯道可能更豁达一些，毕竟他是一个顺势而为、不强求的人。

## 真正的历史总会被慢慢挖掘出来

羊城晚报：有人将《太平年》视为对冯道的“翻案”或“洗白”，您认为呢？

郑淦：我觉得冯道并不需要翻案或洗白，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对历史人物有不同的看法；欧阳修、司马光等人站在他们的时代立场批判冯道，是容易理解的；现在的人站在自己的角度重新审视五代史，对冯道有新的看法，同样可以理解。

历史上关于冯道的评价本就不统一，对他的批判原本也有待商榷。电视剧只是让更多人认识了冯道，了解了围绕他的争议。但电视剧终究是电视剧，与历史并不完全一致，冯道有许多可取之处，但他的确未必像电视剧里所描绘的那般重要。

羊城晚报：从“大节已亏”的反面典型，到被重新解读为“乱世安民的智者”，甚至被认为“具有现代意识”，什么原因让冯道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今天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和讨论？

郑淦：这主要还是归因于时代背景的改变。我们生活的时代已不再是强调忠君的时代，人们更加注重自我感受、向内探索，也就更能理解冯道的不得已之处，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。除了理解冯道在乱世生存的不易，

人们也开始欣赏他为人处世之道。冯道以“但知行好事，莫要问前程”为人生信条，强调“事当务实”，不执着于虚无缥缈的东西，而是选择眼前的最优解，往心目中最好的方向前进。这些理念显然很符合当代人的想法。哪怕在今天，能够拥有这种平和不争、顺势而为的好心态，也是令人羡慕的——毕竟很少有人真的能做到不瞻前顾后、左右摇摆，专注于眼前事。当下越来越强调独立思考与自我表达，在这种背景下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呈现出愈发丰富多元的面貌。

羊城晚报：《太平年》褒扬了钱弘俶的“纳土归宋”——避免生灵涂炭而放弃抵抗的抉择，您如何看待这种解读？

郑淦：我出生、成长在杭州，保椒塔是我徒步爬山时经常选择的目的地，钱王纳土也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故事。当时北宋已势不可挡，吴越本就是偏安一方的小国，这片土地上的后人多是感念钱弘俶的，至少“纳土归宋”确实替吴越避免了战争。

关于历史研究，我认为虽然历史难以百分百还原，历史研究也难免受当代社会的影响，但还是要尽可能站在客观角度，在原本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研究。比如谈论冯道，脱离五代乱世是绝对不行的；同样，看待后人对冯道的批判，站在欧阳修、司马光等人的时代和立场，也就能够明白他们为何认为冯道毫无廉耻。在保持客观的基础上，能尽可能多地阅读史料，进行交叉验证，能够将历史“还原”到多大程度，取决于研究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。历史不会因为某个研究而改变，真正的历史总会被慢慢挖掘出来。



## “地球应当是一个村子”

这本书的全名是《忘年书：吕剑、子张通信集》，子张编。大32开精装，厚达864页，真的是一本大书。

吕剑1919年生，子张1961年生，两人的年龄相差42岁，这就是书名“忘年书”的由来。两人都是山东莱芜人，也都是诗人，因此他们之间的通信，是两个诗人诗心的交流，诗艺的切磋，当然，更多的是年青诗人对文坛前辈的尊重，文坛前辈对年青诗人的关爱。

两人之间的通信始于1983年，终于2014年(后几年由吕剑夫人代笔)，总共340余通之多。吕剑的诗名气虽然不大，但也不小，他有《溪流集》《吕剑诗存》等诗集行世。他是《诗刊》的创刊编委，也是改革开放以后《中国文学》的编委。子张最初是把这位同乡先贤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写信求教的，吕剑的热情回信，使他真切感受到前辈的温暖。慢慢地，他们的通信无话不谈，除了谈诗，还谈读书，谈更广泛的文学，谈治学、谈人生、谈世情……

此书分上下卷，上卷当然是两人的通信，下卷则是子张研究吕剑的论文和回忆录的汇集，其中《风雨忧患六十年——吕剑其人其诗》和《吕剑论》两文尤为重要，卷末为《吕剑年谱》和《吕剑著作目录》。若要研究吕剑和现代新诗史，这本《忘年书》无疑是一本别具一格的研究集和史料集。

且抄录吕剑《邻居》诗的结尾，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：地球应当是一个村子，/不过住着百多户人家，/家家都能鸡犬相闻，/彼此都应肝胆相照。/是啊，地球应当是一个村子。



## 包容幼儿哭声

看到这条新闻时，有句话立刻涌出我的脑海——这个社会允许幼儿哭闹的年龄是几岁？

这是一条上了热搜的新闻：江西境内高铁上发生一起乘客纠纷。一名幼童乘车时持续啼哭，引发同车一名男子不满，该男子不仅要求幼童父母带孩子离开座位，还多次要求乘务员到场介入处理。视频中该男子火药味十足。“动不动？你俩动不动？”该男子表示孩子已吵闹近1小时，并质问夫妻二人。乘务员介入后，男子持续对孩子父母进行指责：“你这爸妈是干啥的？”

从视频中看，那名幼童可能才一岁左右。一个大吵大闹的成年人，一个哭闹的幼童，当正常的“哭”遭遇不正常的“闹”，让人感到那个成年人更像一个巨婴，自私，刺眼，丢人。让人欣慰的是，这一次公众没有把矛头指向孩子父母，没有指责父母在这种情境下安抚孩子还车厘安静，而是痛斥那个大吵大闹的乘客：其实我觉得有可能，孩子被他吓到了。本来就是公共交通工具，装啥呢。捂着嘴不让哭，不能社会越进步，人均素质越高，越容不下孩子。善待和包容孩子感觉上一辈比我们做得更好，婴幼儿时期的孩子真不是父母能控制的。

这种对孩子哭闹声的包容，是一种进步。是的，人需要不受打扰的安静环境，文明的进步让这种安静的诉求得到正当表达与捍卫，公共空间也竭力维护着这种安静，但不能安静到连一个幼童的哭声都包容不了。那个网友说得真好，不能社会越进步，就越容不下孩子无法自控，父母也无法控制的哭声。这是成长中的必然，我们都是在这种哭声中成长，并在包容中渐渐认知边界并学会尊重的。公共空间本就应包容这种“正常的社会背景音”。



## 贩卖“赞美”

日本一名43岁的男子，因沉迷赌博而负债600万日元，走投无路的他，忽然萌生做街头艺人的念头——但他既无歌喉，也不懂乐器；既不会魔术，也不懂杂技。苦思之下，一个奇特的念头突然闪现：“我不如学会赞美别人吧？”

于是，他化身为“赞美大叔”——站在街头，以“贩卖赞美”来换取生活费。这个点子竟然奏效，那些被霸凌的人、口吃的人、失恋的人、自卑的人，纷纷找上门来。他舌灿莲花地肯定他们、赞美他们，为他们增添自信，把他们领入精神的伊甸园。听者心花怒放，不少人甚至成了回头客！如今，他每天平均有30个顾客，日入1万日元(约466人民币)。

大叔贩卖“赞美”而群众受落，看似温馨，实则荒谬。赞美一旦变成商品，便难免掺杂算计。商品里，没有真心，只有机心。

如果赞美来自知心好友，自然货真价实，像镜中映出的亮光。然而，如果性格或生活真有问题，不去追本溯源、自省改进，反而花钱请陌生人在耳畔灌下一碗无关痛痒的“糖水”，无异于掩耳盗铃。这样的“糖水”喝多了，恐怕会患上精神的“糖尿病”。



## 诗歌之夜

昨日在学校湖畔读诗，大家用波斯语、中文、日文、印度语、乌尔都语、斯瓦希里语、希伯来语、英语朗诵关于人间与命运的诗。

诗看似最无力、没用，却最穿透人心。往往是那些无助的人们，借助诗的语言，抵达希望的彼岸。天气温暖如春，湖上依然冰封。今天晚上下课后，我急忙开车去哈佛校园边上的格罗利亚诗歌书店，主持远来的诗人的朗诵会。年轻的诗人写的都是少年气象，愁也欢喜；年长的诗人风格忧郁，气氛渐渐变得肃穆，最后两首诗直击现实。

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，活在这样的时代。此时此刻，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大概都有这样的感叹。这么小小的一间诗歌书店，已经有百年历史，挂满来此朗诵的诗人肖像，挤满了观众。这个诗歌之夜，令大家感动的，不仅仅是听到诗人朗诵的声音，更是一份分享了一个诗的夜晚，诗进入大家的心里，世界上有一部分似乎已经融化。

马年春节假期，在广东梅州一个乡村田野里，阳光明媚，梅花与油菜花竞相绽放，引来了一只花蝴蝶飞向花田，像是应春天的邀约而来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  
ycwbwyb@163.com



## 沿大地褶皱探索

《速写本上的世界：探索东西方建筑的环球之旅》是一本饱含人文思考与生命温度的旅行散文集。作者史伦带着建筑师的视角，沿着大地的褶皱，徐徐展开这场漫长的探索。

在“我从哪里来”这个问题的驱动下，史伦从北京出发，踏上通往西域的古丝绸之路，重回祖先粟特人的故地，继而开启了长达50000公里、232天的环球之旅。途中，他用炭笔速写帕特农神庙的柱式比例、墨西哥城亡灵节彩绘屋檐的韵律，在纸页翻动间让石头开口说话；每幅速写旁手书的不仅是技法笔记，更是对空间伦理、信仰载体与日常诗意的即时诘问。当敦煌壁画的矿物颜料在西北风里簌簌飘落，他忽然读懂：所有伟大建筑终将倾颓，唯有凝结其间的文明自觉，在速写的呼吸节奏中悄然永生。

他叹息曾经繁荣一时的王朝故都只剩一片废墟，挖掘东西方建筑形式的内在勾连，踏足与世隔绝的国家地区，通过层层抽丝剥茧，试图寻找埋藏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暗线。同时，旅途中遇见的每一位热情、友好的普通人，都用他们的笑容、故事，复苏了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连接。



## 英语课上的“原版片”

读大学之前，我看过的外国电影，印象深的就是苏联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《列宁在1918》，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《看不见的战线》和阿尔巴尼亚电影《海岸风雷》《第八个是铜像》《宁死不屈》等，但都是译制片，配音的。

最初看到原版片，是在英语课上。那是1981年，刚考上复旦，被分进了英语快班。英语是公共课，不同文科系学生打乱了按照程度分的班，所以班上还有许多科管系、经济系的人。记得第一堂课，英语老师是一位美丽优雅的女士，她拿起复旦编的文科英语教材，说，这些初级的内容，你们就不用学了吧？然后，她给我们放映录像片，黑白电影——《豺狼的日子》。原版片，没有中文字幕，也没有英文字幕，老师也不做任何电影介绍，就这样，猝不及防开始了。不知道别班的同学如何，我只能“连猜带蒙”地往下看，一场电影下来，“紧张”程度，可能超过环环相扣、杀机四伏的电影。多年后，只记得那个亚麻色头发的英国杀手很酷，他最后失败，是因为戴高乐太高了，给协助者整理衣领，低了一下头……

我记得那两个学期，英语课经常变成电影课，《猎鹿人》里三个在越战中被俘虏的好朋友，被逼着玩“俄罗斯轮盘”游戏。那个电影让我记住了后来很喜欢的美丽、还有那一次，是去国政系的小楼看《埃及艳后》，场景宏大，艳后最后选择的死亡方式令人唏嘘……

梅川随感 | 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拒绝流行 |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

昙花的话 |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喧嚣之余 | 宋明辉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席教授

夕花朝拾 | 杨卓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不知不觉 |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

## 春天之约

春天之约 图文 杜伟元